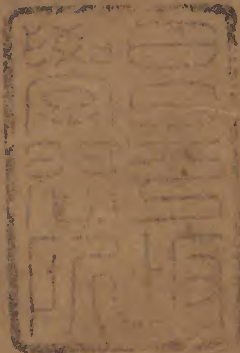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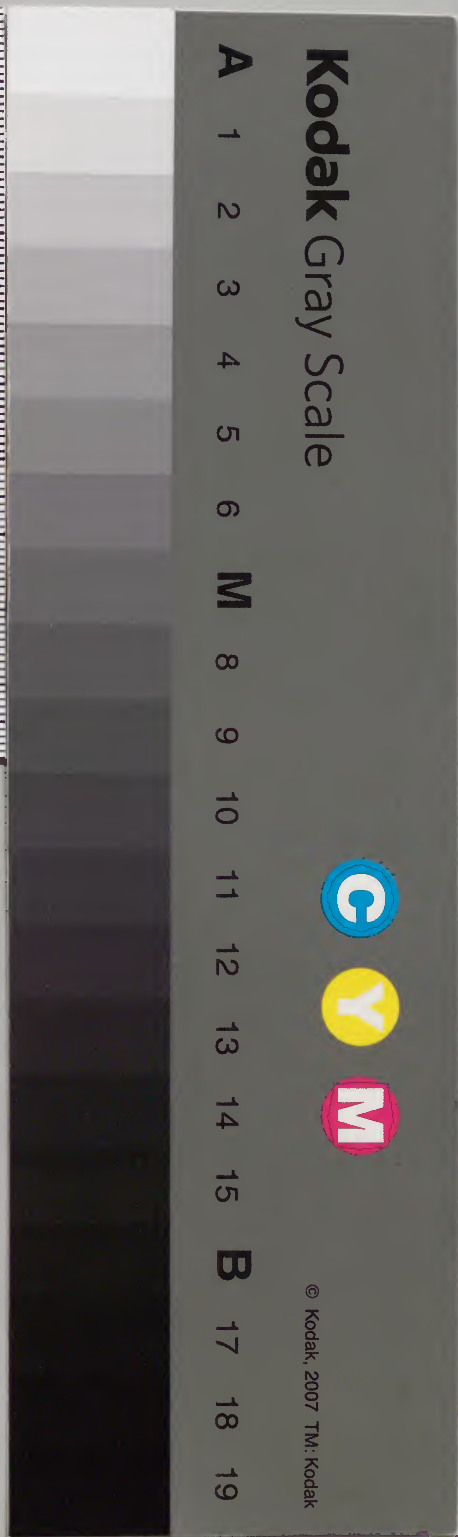
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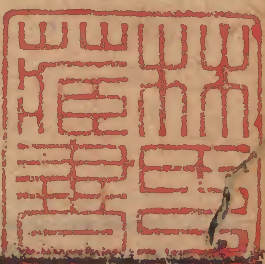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元	大
函	〇
一	四
〇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46)
函號	298 252



重鈔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榭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本朝四



自熙寧至靖康用人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往領
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
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
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
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
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其次第時節國勢却
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
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
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
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
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

安

儒用。以
下荆公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
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為後來如此曰渠
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
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它是強辯邈視一世如文潞
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
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
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
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
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

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
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
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
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
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
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
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
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
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
似前日學可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

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
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
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
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
編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
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
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
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
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
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
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

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問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時舉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

只守舊專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現然自守底人道夫

呂氏家傳載荆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馬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

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德行學則非若海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
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
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
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
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
便至於殺人煮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揀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
然曰不然正欲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
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揀其病死非我之罪

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揀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
其罪個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
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且居甫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
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它當初便只
苟簡要似一苦行然某問明道共改之說亦是權曰是
權若從所說縱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問章子
厚說温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說却好曰當時亦是温公
見得事急且把做題目問温公當路却亦如荆公不通
商量曰温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已又已病急欲救

世耳哲宗於宣仁有憾故子厚輩得入其說如親政次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拳君臣之間只說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問宣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彥霖繫手錄一段可見當對宣仁論君子小人彥霖云太皇於宮中須說與皇帝曰亦屢說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想是以未可分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極重曰當時若不得范忠宣救殺了他他日諸公禍又重曰賴有此耳又問韓師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二人却要^{和會}子宣日錄極見渠心迹當時商量云左除却^{載轍}右除却^{京下}此意亦好後來元祐人漸多頗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師朴無如之何又問蔡京

之來乃師朴所引欲以傾子宣曰京入朝師朴遣子宣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打

出可學。或錄云韓師朴是箇鶴突的人。薦蔡京欲使之排曾子宣云云。

汪聖錫嘗問某云了翁政日錄其說是否應之曰不是曰如何不是曰若言荆公學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廟委任則可此祖錄云若言荆公學術不正負神廟委任之意是非謬亂為神廟聖學之害則可却云日錄是蔡卞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辭以誣宗廟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矯誣上天為謗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得他倒方子伯豐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閹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

它止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政目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當辨而不曾辨者當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着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其嘗欲看一過與據撮其好者而未暇賀孫

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學甚固錄

陳後山說人為荆公學喚作轉般倉模畫手致無贏餘但有虧欠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

已此皆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錄

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来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錄

唐垌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每誦其疏一段竟

又問云王安石是如此也無荆公力辨之垌云在陛下
前尚如此不臣垌初附荆公荆公不曾收用故後議之
垌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
逐貧用以作褻足魯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逐
魯監取其錢而後放行揚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
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
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
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
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
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其他分明有两截底

議論道夫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
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
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荆公
做出東坡又却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
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
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
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會破蕩晁以道文集有
論役法處煞好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允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
欲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

如荆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
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
所以未知所終也大必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
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揜了介甫只好人
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
得恁地狠義剛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
何待它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
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琮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餘家人供至或

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筋過食亦不覺至於生
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
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
文字不暇入書院矣文蔚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
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獐
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
必大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學却成
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學這便
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

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曰衆也這是自古解作衆他
却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此子這是要取奉那
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義剛

先生取荆公奏藁進鄴侯家傳者令人傑讀之廣錄云取

兵奏藁曰鄴侯與德宗議復府兵之說今又讀益公跋

諸生誦之曰如今得箇宰相如此甚好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侯有智

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勸肅宗未

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繫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

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拂人情元祐諸公盡羅之

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此議論寄

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

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為不然蓋呂西

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

西夏倔強時只欲卑巽請和耳因言本朝養其蠹國更

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

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

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

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

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

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

州言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

幼安之力以其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

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
某之意欲使更成於州即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
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人傑
錄云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
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
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將來廢了可惜因言軍政後
來因事而添者甚多添得新者却不理會舊時有者祖
宗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
之軍不許他後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
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又如潭州綠置
飛虎一軍了都不管那禁軍與親兵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
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植溫公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義剛

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誠

裏閑祖

曹凡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
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
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
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
何處置因舉易云井冽不食行測也求王明受福也卓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真是爭
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
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端象
司馬溫公為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
為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沉深

可學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德明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楊范蜀公作溫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却無事若依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義剛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非溫公書

蓋其中有記文藉公故事如

殺郭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藁本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為子孫者只得分靈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已則不能也

溫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溫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說也說得好却說他人以生為生育之生者不然論如此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煞喫工夫又云了

翁集後面說禪更設計頭處病翁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個

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方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教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踈略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羅逐不問所論是非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德明元祐諸公大綱正只是多踈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反

倒揚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閉着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元鎮意思是其源流大略可睹矣儒用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呂申公申公時為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嘗治已之故恐人以為私報之繼遂特輕之當時人以此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罪合與他行

遣此處皆是病揚

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熙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雪理此元祐人之過也後徽宗即位求言人盡言之後為蔡京將放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以鍾世美第一蘇李明亦以此得罪揚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道夫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當

范淳夫說論語較麗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某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

於好人之門賀孫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正是他所長說得出能如此分曉必大

范淳夫不可曉招李方叔教其子温輦温者不佳又嘗薦陳元

輿自代若道要純謹李方叔初不純謹若道要學術議

論元輿又不是這樣人德明

韓持國趙清獻俱學佛向在衢州見清獻公家書雖佛尋

常言語奉持亦謹居家清苦之甚韓持國以病令家人

奏樂於前就床上輾轉稱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多

矣德明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

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必大

南豐與兄看來是不足觀其兄與歐公帖可見義剛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枝後得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力為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略畧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其文極妙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令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辭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

而歸不久遂止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合殺子實存後一向做出踈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忠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令置閑處蓋為是也後韓忠彥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慫於京忠彥方遣其子還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踈脫載之日錄儒用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

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彼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

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究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温公治時必不如此揚問黃履邢恕少居大學邢固俊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二人却如此狼狽曰它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蔡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職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個邢恕本不定疊知隨州時温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康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慎勿輕為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便不得下說處開封劄子事只是後來擲出

當時無此事辨誣中有妄謂二字德明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不確實到處裏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俟邢救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干殿臣亦不救當時治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毫髮必治之揚

邢恕令王直方父為高名志其做一脫宣仁欲廢哲宗事由文字令高止之人初不知之直方臨死以文字籠分人籠中有其文字在其說謂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弟徐度侍郎云便是立神宗弟亦無不是揚

蘇子容薦李清臣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蘇聞之駭然出

蘇語李曰邦直將作好官振

因論高甲人及葉祖洽曰此人本無才能但時方尊尚介

甫之學祖洽多用其說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人編按

年上好讀孟子人未知之時廷試進士始用策葉祖洽

鄉人黃履在紫從因以告之祖洽試策皆援引孟子故

為第一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之人提拔

不起當時不甚擢用元祐固是無緣用他及至紹聖間

復行紹述之說依舊在閑處無聊之甚遂自詭以為熙

豐舊人知熙豐事為詳又謂趙挺之亦熙豐舊人嘗薦

臣今蒙擢在言路乞召問之士大夫貪得患失固無所

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謂此等人亦緣科第高

要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
自然牽引它不得蓋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似看是甚網
都迸裂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底人如
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一樣底人如何牽得他儒用
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
曰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
悲呪一般更無柰何他處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
談言士人們做文字問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
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廢言說得好處須還他
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別耳友仁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

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
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
書賢良一啟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
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
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
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
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
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
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
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
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

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
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
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
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
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
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
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
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
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
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勸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
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

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蘇是
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道夫。以下三蘇及

人門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
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濼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
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
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
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
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
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
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
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
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
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
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
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是道便是
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
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
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
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
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

如此做入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
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因
帖東坡雖然踈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
文字慈弱都及衆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
上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
有變更意賀孫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
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
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
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
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

低熟栝物亦多般有只栝得一两分而休者有栝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栝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栝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原不曾栝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盖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儂

二蘇呼喚得名字都不是了振

西蘇既自無教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

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淳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公謹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或問張安道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虧了後來為温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温公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為温公神道碑

叙温公自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為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觀後温公集乃知温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潮州人名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為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戒蹤某嘗問劉公之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嘗托某人買妾其人為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

償其直其所為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營底人他又為正人所惡那邊又為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為簡放恣慣了纔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真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脩飭廉隅不與已合者即深詆之有何高見卓

温公自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所論不行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東坡作温公神道碑只說自中

丞復為翰林學士却節去論方事為方事諱也其初時看受曉不得後來看得溫公文集方知是如此文蔚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蒙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蹉蹊者有之未有言蹉蹊而其中不蹉蹊者揚

三代節制之師老蘇權論不是誤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若海

東坡解經尚書解莫教說著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

發明得分外精神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

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已煨煉得成甚次第來未之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匱又問歐公如何曰淺後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義剛

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款其說之必行淳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
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碍理學者
所當察可學

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闊踈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
崇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條主
意

因論二蘇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常有不
得已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患辱了
若更於罪之疑者從輕於功之疑者從重這尤是患原
此是兩截之事卓

五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誠者以其

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人傑

東坡作温公神道碑叙事其略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
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温公碑甚詳曰温公
是他已為行狀若温公則異於是矣又曰温公在朝不
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
自今觀之蓋坡公款得此為一顯目以發明已意耳其
首論温公使虜事豈苟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
温公在青州活飢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
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須要知温
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温公嫌
夫中國衰弱而夷盜盛強其為此舉實為下策而坡公

欵救當時之弊故首以迄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
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
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
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
非正其矣坡公因紹聖所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
說以發明其議論爾道夫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
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為鄉校足矣如
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產又說
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群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
場相撲相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

論皆如此淳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率莫
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
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
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
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
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
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
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
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鑿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
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
項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荅之云：如
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
食字。今漸聞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
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個
須見得道理都透了，而後能靜。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
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淳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見識
甚次第才智，它見得那一道明，早曾下工夫，是以說得
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說道也不曾
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飄飄地，沙魘過世。謙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
面了，透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
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額上相會，坐
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
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
東坡記賀水部事，或云無此事，蓋喬同給東坡以求詩爾
個

東坡薦秦少游後，為人所論，他書不載。只丁未錄上有嘗
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叔如
許東坡也薦他。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

與李昭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

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閑說若使將身已預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關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自己是本其他都是閑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點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

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既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眾人皆具此理眾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賀孫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者熹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駟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胸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強有為為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事有所為而然周禮纖悉委曲去處却以聖人有邀譽於天下之意大段鄙俚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因說歐公文字大

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本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本之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

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它也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有外字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模樣義

因說樂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

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令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箇尋箇性

來合湊着成甚義理雉

子由深有物作穎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當時有揚三變兩來之號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來居穎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避處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揚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
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
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
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廢莫帶
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揚

龍川志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害蘇子美者是一李定害東坡者又別是一李定蘇東坡

時守湖州來攝東坡驚甚時陳伯脩為倅多調護事伯

名師揚建陽人常作察院東坡下御史獄考掠之甚蘇

子容時尹開封勘陳世儒事有人言文潞公之徒嘗請

託之類亦置獄子容與東坡連獄聞其世儒執中序也

世儒所生張氏酷甚似是呂申世儒妻一日諷群婢云

本官若丁憂汝輩要嫁底為好嫁要錢底與之錢群婢

以此遂藥殺之後置獄夫婦皆赴法其婦慧甚臨赴法

時遂掣窓紙一片即搯成一番字使人送與其夫云云

揚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

然以其父名其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

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

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

事師成師成妻死温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

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可學

東坡謚文忠時無太師曾誤寫作太師人與言之曰何妨
遂因而贈之今行遣年月前後可攷揚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苦心極力學得他文詞
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

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
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富鄭公初甚欵見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黃某
如何元來只是分武寧一茶客富厚重故不喜黃振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
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乎夏畦

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與夏畦相去闕甚

黃當直以元祐黨貶得放還因為荆南甚寺作塔記人以
此謀孽他故再貶所以蘇子由們皆閉門絕賓客有人

自蜀來累日不得見詢其隣人云他十數日必一出門
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由讓其坐

且云待某入着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

黃當直書涪溪碑是他兒子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
蓋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

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
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
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

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為諸侯不為不是蓋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則周室為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為王尊所劾沙隨以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誦言于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衣布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元帝不足傳相故持之止之義以求退省

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為證又不著題皆不

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文蔚

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郊

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内子為於撻
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内以實告無已曰汝豈
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
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篋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

盖指此事蓋不明此豈可不白於後世也

陳後山與趙撻之邢和叔為友婿皆郭氏婿也後山推尊

蘇黃不服王氏故與和叔不協後山在館中差與南郊

行禮親戚謂其妻曰登郊臺率以夜半時寒不可禁須

多辦綿衣而後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於邢家借得一

裘以衣後山云我只有一裘已着此何處得來妻以實

告後山不肯服亟令送還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

從邢借乃從趙借也故或人祭文有云囊無副衣即謂

此也趙撻之初亦是熙豐黨中人附蔡元長以得進後

來見得蔡氏做得事勢不好了却去攻他趙有三子曰

誠曰思誠曰明誠明誠李易安之夫也文筆取高金

石錄熬做得好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

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强凡事且從宜人傑

張文潛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填滿

只是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關冗平昔議論宗蘇子

由一切放倒無所為故秦檜喜之檜其他豈肯無所為

陳無已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我好檜亦喜之揚

徐德占為御史中丞不敢見人朝踞見南豐叙致甚恭南

豐待之甚踞云公是徐禧久聞公名云云揚

董敦逸在紹聖間為御史嘗命錄問孟居事文字都上次

日忽入文字云臣昨日錄問時覺得宮中人口中有無

名者臣恐有枉當時以御史錄問為重未上文室時能

論列未必如是後來朝廷以其反覆罪之後曾子宣薦

士皆一時名士董亦在其中名下注云臣履常疑其人

履前時細行亦謹與邢恕同學未必不是為邢所誘也

揚

汪表民進言史臣不能發明神宗德業其史不好諸小人

遂執此以生事揚

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

誣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

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

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

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糊糊

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久

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

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

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

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

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

與明辨是非非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
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賀
孫

曾子宣初亦未嘗有甚惡元祐人之意被陳堇中書之後
遂宗堇作起徽宗攻治之亦以其與熙豐本合也子開
嘗有書諫其兄莫如此并莫用蔡京之類子宣亦有答
書謂吾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議論如此子開雖
然所見亦鵲突揚

曾子宣作相薦蔡京子開不樂之甚力諫其兄即乞出本
不喜蔡京蔡京來去途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見又不得
遂謁見之京公服秉笏謝云今此得還門皆相公之力

翰林之助子開聞其言愈不樂一切失措京秉笏謝之
子開亦忘了笏只叉手答之子開因蔡確事被劉崧之
所逐後見其兄引薦繆遂多主元祐之人子宣書與之
曰平日吾弟議論平正無所偏黨吾弟亦嘗不容於元
祐今何故如此子宣後見蔡京事深自恨而敬服了翁
揚或錄云京致書子開略答之忽出笏稟事因
及子宣政事子開曰色曰賢道家兄做得是邪

曾子宣手記被曾棟出好底印行其於劉共父家借得全
書看其間邪惡之論甚多或問若據布所記則元符間
何為與章厚同在政府而能兩立曰便是恐不可全信
然每奏事布必留身對必及厚厚獨對必及布哲宗欲
兩聞其過失亦多詢及之至

了翁以書達曾于宣于宣怒蹶足而讀陳曰此國家大事
相公且平心無失待士之禮曾下足陳因此出楊

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多好
言此理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予之所
以平生所立如此

了翁在貶竄中與蔡京輩爭辯不已亦是他有智數蓋
不如如此則必為京輩所殺矣好人傑亦有小智幾云云

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若海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
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
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

之過而戒之曰告老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
言矣側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
可觀道夫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子
由謫循州元城經行海州當時有言劉畧之好命用事
者擬竄某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康強宣
和末年方沒只隔一年便有金虜之禍使其不死必召
用是時天下事被人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
狼狽不小今日且是無人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
錐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厯厯為說平生出處無

少回護群小雖睥睨不敢動着他德明口雷錄云此老若在教他做時不知

能救得如何鄒道卿奏議不見於世德父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彈

擊之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三

山刊龜山集亦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刊可惜不

知龜山猶以出處一事為疑故奏議不可不行於世上

判院間之刊本

問劉元承撻鄒志完舟人事見日氏容語曰道卿赴貶到

某州元承為守舟人覆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

撻之因云元承當秦京用事時熬做好官德明口楊錄云舟子不用

錢願載劉間之追冊子史一慎不得去載

先生傷時世之不可為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

人構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悲痛奈何劉莘老死亦不

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或云

取首級皆無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旣止云劉摯梁肅

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初文潞公之子及甫以劉

莘老當言路潞公欲除中書令諸公議恐事多易難若

致激駁反蕩老成道只除平章軍國重事乃是為安潞

公計耳渠家不悉及終以為怨及甫以書與邢恕有粉

昆司馬昭等語邢恕收藏此柬待黨事發即以此嫁禍

於劉渠本來粉昆之語乃指韓忠若蓋忠若之弟嘉若

為駙馬都尉人呼為粉侯昆即兄也後事發文及甫下

微供稱司馬昭是說劉摯粉是說王巖叟以其面自如粉昆者兄也兄况也是說梁况之故王巖叟雖以死而二人皆以此重行貶竄以死賀孫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殺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寃之因論范淳夫及此○楊廣錄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徭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他處好詩

老為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問相公以為如何張曰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果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甚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後如此廣

龜山作周憲之墓銘再三稱其勅重貫之疏但尚書當時亦少索性若海

章子厚與溫公爭役法雖子厚悖慢無禮諸公爭排之然據子厚說底却是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他出去又他是箇不好底人所以人皆樂其去耳儒用○以下章蔡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為言揚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詣學自嘗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侈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奭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

者矣儒用

蔡京誣王珪當時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無大惡然依違鵠突章惇則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姦黨皆為為臣不忠揚

蔡京奏其家生芝上携鄆王等幸其第賜宴云朕三父子勸卿一盃酒是時太子却不在蓋有已廢立之意矣義剛

蔡京不見殺淵聖以嘗保佑東宮之故道君嘗喜嘉王王黼輩嘗搖東宮道君作事亦有失思慮者欲丹立后前數人有寵者當次立道君一日盡召語之曰汝輩當立然皆有子立之恐東宮不安遂立鄭后鄭無子揚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義剛
 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於潭州曰當時執政大臣皆他
 門下客如吳元忠輩亦其薦引不無牽制處庸人物一
 番退時是甚時節臺諫却別不曾理會得事三五箇月
 只反例得東逐數百里慢慢移去結末方移儋州及到
 潭州遂死問李伯紀後來當國時之想已死否不然則
 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
 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甚次
 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矣合澗州所刊劉諫
 議又集中有一帖
與泰發蓋微諷之按遺史京之愛妾二曰慕容夫曰
 小李夫人又童貫之子童五十者認以為妹生子伯復
 尚主小李出其下快快求出遂嫁宣贊舍人曹濟後為
 湖南兵馬都監京死潭州李氏殯之於一僧寺儒用

蔡京清康方貶死於潭州八十餘歲因病死初不曾有
 遣後張國安守潭治疊此等為埋之然有人見其無頭
 後來朝廷取看也揚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王師入塏以功進少師領樞密院
 事封英國公蔡國公後欲相之既而悔之但進太保上
 將謀內禪親書傳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却立不
 敢承自時中輩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攸攸退屬其
 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聖既貶
 之又欲誅之乃命陳遼持詔即所在斬之述且行上又
 取詔書從旁批三字曰脩亦然於是兄弟及誅揚
 蔡條又有鐵圍山語錄條與攸雖不同然其用志又自卑

版只是襄仲條款
翻國柄必大

許右丞在宣政間見奉上極於侈靡亦如龜山意歸於
王氏鳧鷖之說因別解此詩以進云涇水最濁濁者所
以厚民當時花石綱正盛許乃要將此等文字去攔截
不知攔得住否必大

范致虛初間本因同縣道士徐知常皆建陽薦之於徽

宗遂擢為右正言徽宗喜其會說話遂親幸之致虛

未到即首疏云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秦京為

政不可東一到這許多事一變更過捺不下雖為曾子

宣論列一番然如何過得秦京之勢呼嘯群小之黨以

致亂天下范一到便為驚世駭俗之論取他人之不敢

言者無所忌憚而言之熹

范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見曾直又見張懷素甚愛之一夜

與之觀星曰熒惑如貫索東南必有獄范以告得官湯

中野資之入京亦得官可學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卸

店中每士大夫過但以嘴舒縮便是長短他時人目

為猪嘴以其狀似猪以嘴拙士此數子弟因戲以其號

自標為甚猪嘴大夫猪嘴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

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舊見一策子載今記不得

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

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

來只是此事想李燾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畧聞得此一項語言

宣政末年論元祐學術事如徐秉哲孫觀輩說得更好後來全是此等人作過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德明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呪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

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為非耳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為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亦難識難以富韓馬呂即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略點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頂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稅官以一本見遺看來當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

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儒
醫言宇文虛中嘗從童貫開嶼山隨童貫亦多年未嘗有
一言諫童貫之失後來徽宗與其弟粹中說聞卿云虛
中也極善料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執政不可不得已
出之虛中後為奉使虜人留之尊為國師凡事必咨問
甚敬信之凡虜人制禮作樂創法建置皆虛中教之後
來取其家卷奏檜盡發與之以其子某為河南安撫或
者謂虛中雖在虜中乃為朝廷嘗探伺虜動靜來報這
下多結豪傑欲為內應因其子為師又兀朮是時性蒙
國國中空虛虛中遂欲叛刺日欲發兀朮聞之遂亟走
歸殺虛中而盡滅其族或者以為秦檜知虛中消息密

令人報虜中云虛中欲叛故虜人得先其未發誅之
徽宗嗣郭準師其人甚狡繪靖康之難正原於此如李宗
嗣此人只是會說却不似那郭底有謀那箇甚卑義剛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忤蔡京來蘊做方面亦有聲
後却如此錯繆孫博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不好
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遣
其子灝提師往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
卹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按封氏編年載
此甚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
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
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

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狩儒用

徐康仁字禪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舊嘗作師時早開理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久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問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為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嘗事之凡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以酒缸盛廳前自往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曆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偏先生又云小處好作州郡極佳不喜知大體嘗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居禁中事如罵然道君曰徐許多問目教朕如何答他

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上處納了揚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虜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番人做他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為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北河之地則國家所持以為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堙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般人出來可歎子蒙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消索無餘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潯倚仗之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

是平仲之謀姚种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
 故欲以奇功取勝及却平勝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
 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
 死亦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之敗
 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恠如种師道
 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氣數伯紀初管御營欽
 廟受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退只用
 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遣
 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為大臣遷
 延避事是時許松老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野二字與
 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

种師道果可倚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
 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
 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
 亦做不得事可學

論 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
 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踈略如
 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
 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
 决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密院辭免
 守備以俟援師乘便道虜使進不綱子云方脩院其嚴
 而遁侯其度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
 幾敗乃事然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
 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

與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
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

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師中軍直突進兵
解州原去榆次三十里金人葉問來突師中款取

軍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嘗約如古張灝兩
軍同進議人不至師中身被創累創力戰又一時先

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
官王從道朝服而鞠於馬行市

宜移文督戰因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

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

於孫觀所紀故多失實問觀何如人曰觀初間亦說好

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

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策嶺表尤啣諸公見李

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廬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

臣觀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觀其所見聞進呈

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

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

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

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

幼主旁使吾黨蒙誣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

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儒用

姚子仲劫寨事李伯紀不知當時廟堂問老種如何處置

種云合再劫諸公不從種再云拜告種老将不會說蓋

虜人不支吾再劫也當時欲俟立春出戰者待種師中

來也德明

姓李仲出城劫寨不勝或問計於种師道曰再劫時不能
從使再劫未必不勝也曾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
以為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
做閹祖

因論姚季仲劫寨种師道令更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了
再劫却是因說虜怕人劫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
怕此中人輕佻劫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因那人三四月
只喫火燒之類此人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常言吳
兒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云斫營便是劫寨
是他最怕此也汪文帥福時某亦在逆亮來時一日送
劉寶去用兵汪文問云今太尉去時如何曰與虜人戰

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去矣蓋
此中只有些精銳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
已困於彼矣汪文云劉大將如此說了却如何揚

种師道字彛叔贈太傅世衡之孫也少從橫渠學練古今
事宜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和矣對
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
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姚平仲
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許乘
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蒞素頡頏方入對望見
師道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又請緩與金

幣禁遊騎使不得遠接俟彼墮歸扼而殲諸河公薨于
第年七十六閏月京師復受圍城陷上慟哭曰朕不用
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之去也師道勸上乘其半渡
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上嗟嘆之建炎加贈少
保揚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
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
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
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閑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
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
問公公無以其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兵云云要從其
去而擊之意

种方應謂彼

云云今不可擊

許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

种関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
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
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揚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
了道夫

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
張胡文定謂龜山云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
說得極公道道夫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
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

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
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
曾收捨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
立功名者徃徃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意思直是如此儒用卓錄云因言清康
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與天下
盜賊中有幾個人朝廷既不能盡卒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夫只
惜宗澤在東京熟招收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
都亦以圖恢復被汪黃詭譎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
賊當初高宗能听宗澤李伯紀輩猶有必進步處所以
古人云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
又無糧食與他喫教他何如得其勢只得散為羣賊以苟
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
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某云明

川近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憤流涕如請駕還都一
事皆備載當時只是為汪黃所沮曰宗公奏劄云陛下
於近處偶得二人為相當時駕既南下中原羣盜四起
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
徃河北討伐金虜廟堂却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
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常見知宗子燾云高宗在南
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
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命以
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尚願以兵屬宗澤陳烈曰
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
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

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
所之子燾云向見叔尚時有一人常看道服隨之疑即
是陳烈可學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

時為福州撫幹因
史直翁荐被召

知廟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
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
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已
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
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
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皆
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

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
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
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
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
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德明
劉聘君言在太學時傳寫伊洛文字者皆就帳中寫以當
時法禁重也揚

靖康間士人陳規守德安府城虜人

群盜皆攻不破朝野

婦陳規

陳規

唐弼

守順昌先教市人做泥團如今涼棚樣閣之於

上虜人夾一齊放下滿街泥團馬陷皆不能動矣揚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從實錄編出

子蒙

張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計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畝只得一牛由是大擾時潁州倅李椿之攝郡與議不合遂和歸去來詞休官歸作見一亭而魏竟追官勒停李字彭年岳州人義剛

卷之一百三十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李趙張汪黃秦

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後復召用遂約吳玠勸行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於袖中入吳已為之矣後欽宗即位用之一日聞金人來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竄計李叩閣門入論閣門立之欽宗聞之令引見力陳禦戎之策忠義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樞密院事李秉義奮發然性疎用術欽廟用督太原師適神師中敗遂得罪太上登極建炎初召汪黃輩云李好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此想彼亦不樂矣

遂用為相後汪黃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餘日許
右丞作陳少陽哀詞亦各見其出處揚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相於南京時建議三事

借

間錢二云

宋齊愈言之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令立

張邦昌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間有未知者宋

書以示之及刑人多寃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

人當時模樣亦是汪黃所使人魏公亦汪黃薦李罷相

乃魏公言罷也揚

黃仲本言於先生曰李伯紀一再召乃黃潛善薦也途中

見顏岐言章遂疑潛善為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進

二李默不一語因此三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狹視朕

先生曰李丞相有大名當時誰不追咎其不用以至於

此上意亦須向之潛善因而推之背後却令顏岐言之

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辯之楊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

黃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

于彼相得甚懽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語又問

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指誅宋齊

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

非小小刑杖斷遣得又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

方召李丞相時顏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虜人所厚不

宜踈遠李綱虜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

如朕之立恐亦非虜人所樂遂得命召不寢曰方南京
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
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
方行旌卹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
得恰好是時恰限撞着汪黃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
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
傳中興詔令御史臺勸劄宋齊愈外至會議處於卓子
上取筆寫張邦昌三字坐皆失色口儒用
陳少陽之死黃潛善害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
時死者歐陽徹徹楚州人某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
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
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去八月二十間安

得有雪亦且據其僕云記之後有人自彼中來問之果
然乃歐陽死時也楊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
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
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
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
捐其軀而小人者卒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
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
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
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
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人為

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曾前
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子崇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

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

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

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

中間處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

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龐耳朱

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他由皆做

不公道魏公有鎮江錄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龐胡亂一時間得

他不足道子蒙

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張二公揚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為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

不足盡信揚

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畔者後以結余觀事過海振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

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

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

處分諸將遂無語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

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

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儒用

因語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闕祖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思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按王茂乞免字劄貼黃云契對臣前項所上章奏及其王論議實有妨嫌今若不自陳稟則又如趙鼎列大中筆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何益有此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服都金陵矣問酈瓊之

故或云因呂安老折斥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聽坐廳但望簾露履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未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踈脫遂止又云如呂安老才氣儘自問酈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於虜曰虜後來亦用他為將但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太眾或疑與我為內應遂有廢豫之謀酈瓊叛於淮西實紹興大立秋辰也瓊既降劉豫金人憂其難制遂廢偽奔其詔有云勿謂

奪蹊何比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
棄亦何比天滅齊豫也豈偶然哉口儒用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
劉豫枕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為重今且得豫遮蔽虜
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
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
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劉豫亦未便是枕上肉在若以
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枕上肉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
是胡說若真箇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
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
侮若自家真箇曾勝劉豫殺得一兩番就他使怕笑靖
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

家真箇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服

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其從兀木征云兀木在甚處

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
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木然其言遂
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
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
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
和兀木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
先耳無策可為也這下又不知其狼狽如是若知之以
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
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木大喜遂得還是

元术不敢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說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款和又云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元术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死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其嘗說斬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柱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元术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元术未必便致狼獾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元術

亮時已自老病緣其侄劉琰先戰敗遂至於敗

卓○

魏公款討劉豫趙丞相云留他在上可以扞蔽北虜

除了便與北虜為隣恐難抵當此是甚說話豈有不能訓教臣而可以服夷狄乎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

敬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

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

方子錄云趙元鎮亦只欲和但秦擒既擔當了

元鎮却落

張魏公本與趙忠簡同心輔政陳公輔排程氏乃因趙公

趙公去已而吕安老敗趙公復相可李

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

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

一日出見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類問知是一內官家
乃言於上謂今暫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內臣乃居
安如此遂編管之揚

趙丞相收拾得此人財然亦雜如喻子才之徒亦預焉也

揚

先生云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
恐於秦公不逮張子功以為不然且口素在都司日忠
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也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
民如是則害在上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
利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閔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
出則皆吏輩所為而復前日之所擬道夫○備錄云

其嘗問張子功趙忠簡與秦丞相二公孰能辦事其以
秦公為能子功曰不然其嘗為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
稟白事件趙公必當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
行則利國如此行則利民如此則利民而害國如此則
害國而利民如此則國與民俱利當面商量判斷了
僚屬更奉承以行及至秦公則百官凡有所稟白更無
酬酢畧不可否但付與吏人必問更沒理會此事便沉
埋了如此謂之秦公勝趙公可乎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得
甚懽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
引遂除司勳員外郎一向超擢及在魏公上嘗論天下
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
措足邪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
左張公為右皆兼樞密院事忽報兀朮大舉深入朝廷
震怖時割此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

曰此決非兀木必劉豫遣其子姪麟猥來寇耳臣往在
關西數與兀木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
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
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道折彥質時知樞密院
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
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
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招臯大捷
虜馬遂退委公既還絕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
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
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
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及鄴瓊叛於合肥呂安光

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
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
已就閣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
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
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
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恥弄壞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
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熟
後又數數說間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
當於罪鄴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復以淮西之軍付
光世弄得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不可與通情
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使每事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

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為之分解檜察上意惡暉遂巡發一語云如唐暉樣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壓兄檜察見高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或曰以檜之才若用之以正豈不能任恢復之責曰他

亦只是閉着門在屋子裏做得不知出門去又如何這事難坐間多稱其能處置大事曰他急時也荒忙無計策他初一番講和虜人以河南之地歸未幾敗盟大舉入寇邊報既至大恐不知所為顧盼朝士問以計策時張巨山微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帥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檜心異之衆人既退獨留巨山坐問適問之語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曩者相公與虜人講和者時當講和也今虜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為之畫策召諸將為戰攻之計他大喜即命巨山為奏藁倉卒不子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復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
 而劉信叔順昌大捷虜人遂退檜復專其功大喜壓擢
 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
 為太甲宣聖作周任周在仲云劉恭政大中子與先生
 說見其翁曰錄覺高宗之意極不樂其在川映時上書
 劉曰有御史者川人高宗之意極不樂其在川映時上書
 言利害魏公喜檄用之強不從魏公遂踈遠之戒由
 是不樂後鄭曰張之魏公去位張為御史首論遠之
 未喜謂輔臣曰極當其罪論去位張為御史首論遠之
 用宣撫使印除吏不己也走時趙公宣撫使除樞密而
 不審之適亦未至於不己也走時趙公宣撫使除樞密而
 亦不宜如此檜之策伺人王喜怒格進曰既為臣子
 儒已○按是時○周秘石公機李王喜怒格進曰既為臣子
 從而○始○未○生○德○明○錄○二○條○今○附○正○之○問○劉○室○却○學○當○初○
 舉有劉○張○公○出○視○師○江○上○趙○公○手○書○云○今○日○之○事○且○

須持重未可輕戰萬一失事雖公不為一身慮如宗廟
 社稷何是時劉麟兵以為折產古敗於淮上道去於
 張公鼓羅相初趙公遣無叔雅相視川陝事宜魏公亦
 趙遂羅相初趙公遣無叔雅相視川陝事宜魏公亦
 許尚不往寶學見川中無兵無財疑告魏公向者兵財
 又欲令寶學事今實未可動魏公疑告魏公向者兵財
 代遂改呂安老願往寶學為陳利害宜辭此軍安可
 以告魏公怒於是出寶學知泉州既而淮西果失師
 程伯禹引政府人相逐去盡起在秦相賢如胡模一
 某州諸大光邀番告所以願秦之術相也為後呂相若
 魁靈魁指富文定也秦竟為一寺相所傾出知紹興府
 富直柔者富公之子嘗於一寺相所傾出知紹興府
 及富公為相時事忽若有所思徑入去踰時不出富
 下不問雖云元來宰相要如此做一時會稽政事便
 為人謂公却薦秦相逐再召除樞密使既視事一
 相問去可知福州朝辭上問魏公還堂以秦相迎之
 相問去可知福州朝辭上問魏公還堂以秦相迎之

薦已也坐久無語秦色變少頃中使傳宣云有旨令作
召道相公文字來於是魏公少頃中使傳宣云有旨令作
大不樂魏公去國趙相至秦講魏公於趙公曰德遠到
堂中尚未肯去直到中使催魏公相公於趙公曰德遠到
公於是益不樂魏公及趙公為秦所傾出知泉州無福
州與魏公相見語及當時薦代之事二公始語然無疑
先生曰秦相自為樞密使不理會事及與趙公並相業
切聽其所為皆富直柔教之也直柔不才子富公相業
安有如此其後舍人頗厭趙公為秦所窺只兩言傾去是
時有美輝者作舍人求去上云唐輝只兩言傾去是
薦乞且雷此人秦秦云為吳趙公亦不難一即吳
晉安郡王為建王恩平為吳趙公亦不難一即吳
古大國事體不稱秦秦云為吳趙公亦不難一即吳
公擇然於是遂求去又一條云秦相初羅政張當軸
是時虜入淮上魏公出視師遂起秦相不知險舉秦相使
宰相召還則賜茶桑繳蓋之屬趙公並不知險舉秦相使
人禱魏公退師保達康以南既而虜兵却言者攻趙相
不便秦乞退師保達康以南既而虜兵却言者攻趙相
諱進師非魏公意生是羅出魏公獨相遠稅秦為安
使秦一切唯意生是羅出魏公獨相遠稅秦為安
廬州失師魏公乞出上不能留因問卿去孰可代者
遂薦趙相上云卿可具文字來既退至都堂秦迎之

喜色意其必薦已也公坐久無語秦色變公乃指揮堂
吏作名趙相文字及趙公來秦相洪相魏公曰上意如此
德遠猶且傍徨及中使宣索召相公為深佐故趙相居位
言魏公所以短趙公者由是二公為深佐故趙相居位
不復牽稅魏公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其
峻幾逮及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其
中其書一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檜不悅欲加族
誅又字未上檜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逮數十
人做勢須如曹操去
得其勢須如曹操去

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粟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
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
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
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先生曰便
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
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将緣

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是夜因論為政
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
 將亦多可用者曰他本將家子云云張魏公撫師淮上督
 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
 懈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析彥質為樞密析昉之請樞密
 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
 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
 便回淮上樞密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
 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異懦不堪用罷之而命
 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
 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都弄

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
 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
 意以其觀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
 人方人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
 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
 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
 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
 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世忠師渡江韓聞魏將至
 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處得畧好正抵
 當得虜人住大功重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
 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

欵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
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
魏遂渡淮兀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荅以某來時韓
世忠正治壘行即日起離矣兀木再三審之知其然遂
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魏良臣皇
恐無地再三哀求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紹已乃得免
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
寧居今宮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
本遷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壘歸來蓋初間虜人入
已詳至初而宗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

將相繼獻捷趙公得人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
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淮師失捷趙公荒窘
遂急勸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復動矣看趙公後來
也無柰何其勢只得與虜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
十事使虜約不櫛臣以濁河為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
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
趙公得全其名者乃檜力也問張趙二公優劣曰若
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無疎失若論
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張公雖是竭力
擔當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盡其才力方照管得若
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

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
 不若退避耳問儒用錄云或問趙忠簡公與魏公材
於國事人才上却理會得精密仍更持重但其心未必
如張公辨得為國分毫當向前自中興以來廟堂之上
主恢復者前有李伯紀後有張公而已但張公才短處
事有疎畧處他前後許多事皆是竭其心力而為之必有
照管不到處便有疎脫出來

問趙忠簡行狀他家子弟欲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
 以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
 實朝廷或來取索則為不便如某向來張魏公行狀亦
 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
 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實
 向來嘗為看一過其中煞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
 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若海

杜子美詩云艱危須籍濟時才某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
 才分明是難得直卿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
 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魏公才短然被他
 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也正當道夫

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為誰云苗太
 尉使我来殺相公公云汝何不殺我云相公忠義某門
 不肯做此事後向更有人來相公不可不防備公問姓
 名不告而去欽史云德明

孝宗初起魏公用事魏公議論與上意合故獨付以恢復

之任公亦當之而不辭然其居廢許時不曾收拾人才
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諸公多薦查元章江人馮圓
仲方蜀人魏公亦素相知辟置幕府朝廷恐其進太銳遂
以陳福公唐立夫參其軍以二人厚重詳審故也緣唐
立夫亦只是箇清曠會說話好骨董談禪底人與魏公
同鄉里契分素厚故令參其軍事因笑曰正如趙元鎮
相似那邊一面去督戰這邊一面令回軍成甚舉措魏
公既失利遂用湯進之未幾虜人再來湯往視師辭不
行又命王瞻叔瞻叔又辭不行蓋魏公初罷淮上宣撫
時朝廷命王治其錢穀瞻叔極力搜索軍士皆忿怨若
往必有一場大踈脫蓋是時軍士已肆言欲殺之矣沈

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趙公子弟載之則以為
盡出趙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
說是趙公耶故其答他家子弟盡令他轉托陳君舉見
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牴牾
耳問張趙都是好宰相未知人品如何曰他兩箇當初
都要協力出來主張國事只緣後來有些不遂做不
成以某觀之趙公未免有些不是處曰何以見之曰且
如淮上既敗張公既退趙公復相凡張公所為一切更
改張公已遷都建康却將車駕復歸臨安張公所用蜀
中人才一皆退之觀此似亦趙公未免有不是處也曰
臨安駐蹕門之立意不欲安於此耳又嘗聞長老之言

有植竹於內庭者趙公見而拔之曰汝欲安於此乎然則再歸臨安恐必有為非是與魏公相反也又見趙公遺事有一條說張公罷相趙公復相事甚詳云德遠所用人才如馮如熊等在朝諸人趙公皆更用之亦豈得謂之故與張公相反乎先生曰拔竹之事似是汪端明所記但其未敢深信嘗記張公欲行遣一內臣趙公但欲薄責之蓋恐其佞或來報復如此則拔竹事其能然乎

至於收用蜀中人才恐未必然也大抵張公才疎意廣却敢擔當大事至於趙公却深曉事其於人才世務區處得頗精密至於擔當天事恐不及張公也

仲云嘗見先生說魏公被李顯忠即宏開二將說動故決意進兵既而唐陳二公皆不從魏公令問二將二將曰聞虜人積糧運芻於紅縣靈壁矣秋高馬肥又大舉南寇今若不先其未發而破之及其未莫說其輩不肯用心二公聞此言故亦從之魏公既入奏事淹留一兩月及還則已六月矣乘劇暑進兵以至於敗未幾魏公薨皆無人可用幸而復與虜人講和乃定儒用

張魏公初召來縉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眾以為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九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得已出視師言官尹穡陰搖撼之一日陳良翰邦彥止殿言及此壽皇云安有此事當今群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恐是臺諫中陰有所沮卿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姓名失記皆主魏公只有尹一人意異然上旨如此不可不宣諭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

其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又上殿繼而有旨陳知
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曰渠建議和親以
四州還之而虜復犯准壽皇怒免官削爵上可學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其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
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按擢英
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
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
魏公做右相雖便得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況却把
許多老大去為他所制後來幸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
人見利害甚分明賢孫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拘

太上大上以故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
得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得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
說也楊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
少然亦未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
明遠得旨出措置刑襄奏乞迂諾過建康見張公張公
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楊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踈於事亦是他年老覺得
精神衰急欲成事故至此兼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
兵幸其敗以為口實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
為虜人精兵在虹縣矣俟秋來大舉南寇今若不先破

其巢穴待他事成驟至某等此時直當不得公問其實
否李忠顯邵宏淵便云某人之語甚詳即不僉聽呼二
人議其說如前公曰云云於是即動不知如何恁地輕
率德明

魏公言元祐待熙豐人太甚所以致禍人無君子小人孰

不可為善此其說汪書答云又有如何大主者何為

禮後譖公云便是這般人云云先生謂汪書云若某則

曰公當深於易易只言君子小人今若言無小人是無

用易也方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

前輩看他都不破如此淳○秦會

翟公巽知密州秦檜作教授一日有一隱者至會相曰此

教授大貴翟問與某如何曰翰林如何及之如何及之

時游定夫在坐退因勉秦云隱者甚驗幸自重游因說

與胡文定曰此中有箇秦會之好胡問如何曰事事裏

不會秦後於陳應之處問游後云曾為游酢知云上蔡

陳應之應之言於先生下事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

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

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

荀文若又云無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

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

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
 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
 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
 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踈脫則
 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
時在坐范兄云定夫之子不甚茂揚秦老教求乃翁論
 語解序因循不果錄呈其至有知之者遂點記之一日
 進見秦老及此則舉其又以堂喜之後故擢至侍從是為子家尊人又曰此老當國却
 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
 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
 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闡之先人所
 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

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
 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
 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
 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
 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按程子山諸公在
 貶所俱有啟事謝
 其存問若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徵
 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
 秦老筆也儒用德明錄云秦相曾語胡和仲云先
 故不可行秦云仲尼垂世立教且說簡道理如此以
 人如何便一行得一日又語和仲云柳下惠降志辱
 身如何和仲對云降志辱身是下惠之未若夷齊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秦曰不然也有合降志辱身
 時先生曰秦老自再相後每事便如此陳剛云向見東
 萊說秦老語和仲云先大夫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向

是一句不是錄遺文看事遂告兄寅賀孫錄云胡寧為太
常丞上令錄遺文看事遂告兄寅賀孫錄云胡寧為太
本獻秦檜檜看畢即謂丞相仲如何說使不得和仲曰其
之先人皆是一語是可用之語丞相仲如何說使不得和仲曰其
多許話多說又一日問和仲曰賢道只是也後人知得外是
兩事是一事和仲曰聞之先人這只是也後人知得外是
生不識其相來只是上一句用得和仲曰這是一事和仲曰
向法語丞相如何道只一句賢且試看方看聖賢法言無一
非實用檜只作好說看過平生如此宜其誤國也○
再召赴關檜問來時明仲何言曰家兄直令稟丞相善類
久廢民力久與檜行只曰文定文字敬以直內只行上
句下木納之與檜行只曰文定文字敬以直內只行上
故行不謂檜云孔孟言語亦有行不得再三問既好何
且教人知得此云孔孟言語亦有行不得再三問既好何
遂進之更秦檜問胡曰先夫文字進了連說先夫好議
是謂四行相公既說好如何行一不胡曰議不特好時只
論三行相公既說好如何行一不胡曰議不特好時只

文字如此堅賢議論亦豈盡可行只是且教世間人知
得有這一般道理○又素錄云或問信而好古曰而余
人多不好古皆是也信不信因舉秦會之嘗與胡和仲說
如先公解春秋儘好議論只是無一句行得所以存留與
可行方是議論若不可行則成甚議論秦曰且如周公
後人看○又麟錄云會召胡和仲來問教以直內義以
方外和仲之父子兄弟尋常以為此兩句只是一事會
云不然教以直內可用其逐日受用便是義以方外不
可行和仲疑之會云公試行看和仲上殿光堯索文定
公文集因以副本呈檜云也公議論甚好但一向也行
不得且如孔孟許多說也只是存一箇好話令人知
有此好話耳決不可行又問和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如何和仲既解以對檜云合降志須着降合辱身須着
辱和仲以太常丞推即檜忽請喫酒
五孟歸而章疏下矣余之不情如此
秦檜問富季申言深有感歸出謂富曰元來作相當如此
後來所為皆得之於此不知其說然大率保位之術耳
揚

宋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握手夜語庭中客偶說及富
公事秦忽掉手入內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
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扣問乃荅云處相位元來是
不當起去是渠悔出偶投其械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
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無能趙便謂其收歛不做
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初甚喜之
於家問中云秦會之歸自虜中若得執政必大可觀康
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會之是有
骨力惜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改戰上做曰他是
見得這一邊難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決為戰討
計賀孫

昭富直柔握手之語不審何說曰徃徃只是說富公後來
去朝廷使河北被人讒間等事秦老聞之忽入去久之
不出富怪之後出云元來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
遂譖魏公於趙公又因吳輝等二事傾去趙相一向自
做更不肯去胡和仲嘗勸秦云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
康宜請老以順盈虛消息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當時
做這事尚拖泥帶水不曾了得問何事未了曰是未取
得他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
我從來固不主用兵然虜自衰亂不待用兵自可取後
來楊安止亦有劄子勸秦相去位秦相大率如對和仲
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做提官

先生曰不曉他要取中原之意後來見陳國壽璠說秦
老初欲以此事付周壽擬除它廬帥陳云荷朝廷任使
帥長沙廣西皆內地若邊帥當擇才某於軍旅事素不
習恐敗事其議遂已竊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入手此事
做未成若兵柄在手後來必大改作怪德明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呂
聞之不卒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
不足慮呂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遂併論
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
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疏其罪高宗
遂批與之大畧云其未相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

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後却奏過以為當

初無過為人所說遂行下詞臣家索御批既得之則以

納于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可學錄云秦會之初蘇相

御書藏蔡氏及秦氣極盛自高宗親批付蔡叔厚草麻

又當時文館有宰臣拜罷錄已載此罷相時事亦有士

大夫錄得此書秦已改史館之書了又行下收民間所

藏者德明揚錄云秦前罷相時有御批其罪狀與翰

持學士蔡密禮行詞後再相令人於蔡家搜索之

自於上前納了兄秦楚材作翰林之類官上以檜故亦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虜渠何以全家得還曰

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虜至欲高宗屈膝中外憤

怒秦老出有人榜云秦相公是細作揚錄云壽下甚憤

八卷百三十一

三

一日在甚寺中聖節一樹上一作是時陳應之同到廟堂問
貼一榜子云秦相公是細作和親之故秦云其意無他但人主有六十歲老親在遠
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令取國書與應之看乃是詔
書秦捲其前後只見中間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
河南也先生言畢云此事當記當時虜中諸將爭權廢
別豫以河南歸我乃是懶辣懶辣既誅兀木用事又欲
背約是時命婁炤僉書密院為宣撫辟鄭亨仲又一人
為屬至蜀見吳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陝西五路最為
要害今虜人以河南歸我而陝西在其中可謂失策徐
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進而據之則猶喪幾稍遲
則不及事矣婁云此策固善但某不敢專須奏朝廷亨

仲因力奏之即莫奏未數日虜兵已下陝西矣當時下
河南止用單使有一相識姓名失記為蔡州平輿尉一日弓
手報天使至縣尉當出迎曰天使何人曰北使曰我南
朝官不可拜北使曰如此則官人可歸矣乃為辦兩車
并骨肉送之入南境既而使到縣官皆投拜蓋本北人
未換者可學○間錄云胡仲與秦奮爭和議於朝堂
頭止番中間一行示明仲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字如
掌夫時虜人初以河南之地歸我也先生親見致堂說
○揚錄云秦老講和後曾取河南地關中五路地連
河南盡得之時令樓炤守并剛中在幕吳玠云今與
之講和極是云云今得五路須急發兵守之某守某處
令誰守某處要急為之虜人只是不曾思量恐覺便來
取當時他人亦以為常推鄭剛中擊節相是固言鄭才
識高云云樓炤自某來時不曾得肯頭著入文字鄭曰可
急入文字來幾虜人取去矣

秦檜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斃壞遺親
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
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若海

李秦發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
應及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德

明

秦檜初主和議時舉朝無人從之遂奏太上曰乞召李光
來問如何遂召至未對時全不得見人不知如何與秦
檜相見秦待之酒行如誤言云滿斟參政酒時光為尚
書之類光聞參政之言秦遂與論和議如何光贊之次
日對陳和議之是和議遂定遂參政光性剛雖暫屈終

是不甘遂與秦檜謫秦所判文光取塗改之後為秦治

過海歸死楊

章貢軍叛上不知一日問如何秦曰軍人們閑相章之類
已令人去撫定矣問是誰說上初不言詰之乃曰見予
說遂尋別事罰俸三月不支楊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
義忽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
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賀祿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曰
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

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
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是也問霍
光先生曰霍光無此心只是弑許后一事不發覺此大
謬又問秦氏科第先生曰曾與汪端明說此是指鹿為
馬汪文云只是無見識可學○辨錄云秦太師專政時
張扶或云張柄請衆副車呂愿
中作秦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
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
獻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與問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
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汪聖
錫云恐不如此只愚駭耳初時人以伊用譽檜未後人
以舜禹譽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
欲放下恐人害已似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
來漸漸生出皆是
鄙夫患失之謀耳

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何曰當時煞有士大夫獻

謀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輩是也振

秦檜在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如汪渤章夏董德元
皆一類人太上一日問處州兵反事秦久未對章夏在
後恐秦忘之因對一句後秦語之曰檜不能對時參政
却好對檜未對參政何故便如此即時逐去之興化林
大鼎為士人時對策言自宣政以來人無節義後得秦
檜於虜中乞立趙氏節義可取時秦被後秦知之大擢
熙開居
用一日在經筵因講得甚稱上意上喜賜一帶秦逐出
之揚

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只令林一飛輩往論
之要去一人時只云勅某人去臺諫便着尋事上之臺

諫亦嘗使人在左右探其意縱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只是慮虜人故任之如此及秦死遂召陳誠之沈誅萬侯高金安節諸人以誠之輩嘗為奉使沈嘗以賦罷官後以上書言講和進用皆秦黨也秦死封王禮數之類皆得又一面行邊昔時諫臺為皆附會權臣揚秦檜舊作好文時亦多有相識晚年都不與他一切壞了一日謂和仲曰舊時亦然有好相識後皆不濟事近來却有幾人好如曹泳湯思退輩皆其晚年所信用者曹凶險狡獪之甚秦之妻見親黨皆為其所離間秦信愛之如子然皆在其籠絡中矣決定後來推秦作一大惡事旋害了秦而自去之秦死其妻見啣之泣訴於太

上謂秦時多事皆曹為之遂編直海外而死曹妻亦自狡要令一人軍將等去取曹喪恐其不從先教婢子云你待我使其人不從你便倒地作侍即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德若不從我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有不肯從意婢遂倒地如其言其人拜告即請行蓋曹平日詭恠家習之也然曹有才可用知紹興日當聖節吏人呈年例店家借紫絹結甚物事曹云不必借者每年軍人緋紫衫要幾多絹遂檢籍所用與此所用不爭多遂取出染結了却將染緋紫遂不擾知臨安日當拜郊郊壇要若干土朱刷年例先出錢買朱吏人呈曹曰不要近郊壇有赤黃土先令人將炭若干斤放被處臨期不

遠令諸鐵匠於彼處放炭如何燒土以膠和塗其壇逐
省錢多少天下事無不理會得只是凶惡可畏甚戚里
又秦檜之子娶其兄女楊

秦檜已亥年冬死未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
起獄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獄
凶端張大可畏黃豐知興化日有人有一弟因爭兄財
不與遂以其兄嘗編錄得胡銓上書言秦檜緊要數語
告以為兄罵秦大帥官司亦以尋常不曾為理會時有
一因與爭財弟同獄問得其首尾其因配在福州一日福州
帥張某過其人直訴之於帥為有人罵太師黃不為理
會帥上其事於秦即時捕取黃下大理并其妻孥皆繫

遂勘閩中何處州海島上有林二十三娘適度甚物
事追之尉即往海上收一二老婦女林幾娘皆有之俱
無林二十三娘鄉老云此中只有一廟是林二十三娘
廟遂令鄉老供文字去且休了黃不曾有一分事亦追
官勒停楊

殺岳飛范同謀也胡銓上書言秦檜怒甚問范如何行
遣范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
秦甚畏范後出之楊

王次翁河東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檜召來作臺官受檜
風旨治善類自此人始楊

王循友彦霖家子孫知建康辭秦而往問有何委秦曰亦無事

只有一親戚在彼秦之極不肖恐到庭下為痛治及到任其人果犯來與痛治喫棒之類其人母骨肉訴之秦秦大怒即尋一事加於王王得罪妻孥皆配了婦女皆為軍人所娶揚

達人黃公達作大守有賊提領韓黃成黃弟欲治之黃已去告之朝士朝士曰公能作一件不惟可以解此又可以得美官但恐公尚有所惜不肯為耳黃問如何曰公上殿能以劄子言曾天隱李彌遜之徒不主和議宜罪之黃即為之秦檜大喜即擢為察院韓徑使人守察院門云黃察院有公事未了要去理會秦見不是道理遂

此一傳文云秦今諸子孫皆其夫人正家人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宮林家人養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後其黨人欲為料理其夫人自陳云非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何地林苑有子今皆無祿乃

檜親孫也林居興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七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秦在虜中知虜人已厭兵歸又見高宗亦厭兵心知和議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議懶辣主事始定和議至次年兀朮殺懶辣而畔盟至順昌為劉信叔所敗至楚州又為糧絕兵師離散方得成和若不喫這兩

善亦恐未便成和太后自虜歸云某年月日虜人待之
禮數有加至某年月又加禮又某年月又甚厚今以年
月考之皆是我師克捷之時故虜懼而加禮禮極厚乃
是順昌之捷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
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
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
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秦京們着數高治
元祐黨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死有論其黨者不
能如此只管今日說兩箇明日又說兩箇不能得了有
薦張魏公者高宗云朕寧亡國不用張浚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浚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

當渠死後乃用沈該萬俟卨魏道弼又有此數人皆是
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
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
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
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
緩渠死時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
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
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
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
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
權又挾虜勢以為重可學

素老既死中外望治在上人不主張却用一等人物當時
理會秦以諸公又宣諭止了當時如張子韶范仲達之
流人已畏之但前輩亦多已死魏上借問却是後來因逆
亮起方少驚懼用人才籍溪輪對乞用張魏公劉信叔
王龜齡董元章又一人繼之時有文集謂之四賢集訶
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
一二年被他手殺了幾箇人又殺了許多人皆是他那
不好底氣數到長了

秦老是士大夫之小人曹詠是市井之小人揚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三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二

本朝六

中興至今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
回銜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
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
之基矣耿南仲沮之于南京時勢不歸京城汪黃沮之
湘旬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如令椿管器甲之
類不得擅有支遣問所召募係何色額人召募得百十
令京民出助軍錢不得支錢修城池造器械數事皆汪
黃張慤為之初宗守京太工即位南京時河東北京東

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駕歸京王師之來全無盜賊駕一
居淮甸賊起百十萬丁進李成揚進之徒競起宋盡召
之為用事垂成而薨朝廷不為諸人作主諸人四散為
賊矣傷於宋薨時年七十謚忠簡揚

宋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歛軍兵輦出大廳三日祭
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揚

手成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他疆僭死葬
廬山王之奇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以私怨殺曲端端

亦西人庶嘗在其軍中幾為端所殺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為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
收之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

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

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李可

徐師川微時嘗遊廬山遇一宦者鄭謙與之詩曰平生不

善劉黃策色色門中看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

樣似有力焉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

彼本盜賊所有時因步未安盜有竊發據城邑者得失

不足為國家輕重時趙元鎮為參知政事曰襄陽為金

人所據則川廣踞絕國家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

政不須與趙曰小小兵事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

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徐

歸鄉以前輩自居恃文使氣好罵專以飲酒為事不擇

貧賤皆往啖之詩亦無甚佳者在揚○可李錄云徐師五
府會議師川曰今日朝廷視荆襄乃無用地何不棄之
趙丞相為參政曰此乃上流何可棄師川曰密院事何
預參政趙曰某參知政事此乃係政事之大者安得不
預速策馬往出入文字朝廷為之罷師川趙遂知院為
帥未行
虜退師

韓世忠作小官時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
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
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棹
却略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
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
城上皆噉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揚
善夫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振

弁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郎保身甚闌冗然當緊要處
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
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
忠勇也揚

紹興間諸將橫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應對之類皆善
上喜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欲殺之
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區處之劉又使人逐路
殺之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將藏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
免揚

吳玠到饒風關却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虜記得實明德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

八卷百三十一
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着所
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
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
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
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
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
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賀孫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
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
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講將會議以為固
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

渡兼携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
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
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
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
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堯牟與甲
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如何此數次其
堯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
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
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逃
出迭入虜遂大敗綠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
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

一騎絕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况當虜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快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孫

張棟字謂劉信叔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二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鉄陣甚密不動劉先以鉄甲一聯睡庭中一边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換鉄甲未大熱又且候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攜一隊持斧出

令歇又以所攜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遁走後人問驪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又在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揚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趨召命也汎舟而下無玷走吏致書戒

其吏云計程到江黃間有官舡自下而上者可扣之當
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其善料事如此
蓋渠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用儒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先生言其姓名今忘記某人曰張直柔

在彼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舡
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意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
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
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為之比成推筭比前所
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
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
薄合磚為牆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園依樣造之會

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興自認磚

正中宦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錢不得

干預磚墻事儒用成錄云其人曰如何費許多錢遂

之大小厚薄依樣燒磚而結之費

張翥字直柔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

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筭後又有人

欲築紹興圍神廟墻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

法自築一丈長筭其墻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

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

出錢費三十二萬緡揚

高宗朝有朝士後為尚書建炎嘗請駕幸福建以為福建

有天險又上言邵武南劔人多鑿紙錢費農業乞降旨
禁之或人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幅一二紙
好笑如此粘罕長槍大劔如此而使若輩人謀國云云
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需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
殺鷄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有一龍虎大王南
侵邊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史足以
當之揚

紹興間曾天隱名恬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為蔡京引
用後修哲宗實錄成太上趙丞相要就褒賞修實錄官
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
詞只模糊作一修史轉官制一與丞相不桀命呂居仁

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
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荆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
說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為那一邊人終不
以為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
人亦多在者其所見舊染不省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
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為主一生做病揚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為如此之乖
揚

湯思退作樞密董德元參政商量薦小秦作相董言之不
答湯即背其說逐董出召魏良臣來作參魏治揚存中
上不答湯又逐出魏湯遂作相揚

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姦甚又各有文以計去了魏公
盡毀其邊備山寨水櫃之類凡險要處有備禦者皆毀
之還了金人四州以謂可以保其和好而無事矣一日
只見虜騎十萬突至驚擾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罷其謀
蓋三人之所同也尹乃疏至日邊事尹能文其事尚如此好宰相
自為一室藏文書全不令臺諫至其後及賈誼待大臣
盤劍之類事湯卒以驚死敗小人情狀如此物去了魏
公毀邊備時諸將皆欲得而殺之王之望尚在其所急
上書論三事一恢復二守禦三典之和時亦要地界歲
幣之類分明上大喜即日召歸參大政及金人有所須
上商量之際上意欲不與款之望有所說之望全不言

顧之云如何之望曰不如且與之上曰卿前書意如
何及敗二人皆懼邊將之怨已不敢出師上前至以鄙
語相罵之望謂湯小教子成把價撒出來好三人之意士夫所為如此之類言語記不全
惟恐奉虜不至但看要如何虜見其着教低易之遂無
所不敢使其和議如秦檜時則亦一檜矣好景三人首
於都市俾虜人聞之亦以少畏此是甲申年虜騎來時思退
之望既罷穡不罷上令胡銓穡往經略邊備二人皆擬
家先去上但知胡如此怒去之時召陳魯公魯公至留
胡上曰用其經略邊事遂擬家先去用是罷之陳曰如
此則穡亦擬家去臣途中見之遂罷穡多讀書能文然
行不成人上初極重之每對群臣言無人及穡龔茂良

為左司諫與稽同對欲促上早定和議龔曰內政只消
三二箇月打疊不日可以至太平但外敵未去下手未
得且與講和為便揚

方伯謨問某人如何忘其名先生曰對移縣丞一節全處不

下又問是當初未見得曰他當初感發踊躍是後來

不接續語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直是要文來求進

用因說及尹穡前日趙蕃稱他是好人伯謨問他當初

如何會許多年不出曰只是且礙過及至上手則亂渠

初擢用力言但得虜和二月綱紀自定龔實之云便

是他人耳聾敢如此說如減冗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

失人心渠初除浙西制置胡邦衡除浙東邦衡搬家從

蘇秀迤邐欲歸鄉因此罷陳魯公用再因言於上曰胡

搬家固可罪尚北尹穡搬家乃向南上云無此事公云

臣親見之自古人主無與天下立敵之理天下皆道不

好陛下乃力主張張魏公在督府渠欲搖撼一日陳廣

廣對言張某似有罷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誰出魏公

上上每呼張相只曰魏公必是臺諫中為此卿可宣諭

陳見尹道上意尹云某請對數日駕在德壽批出陳知

建寧府魏公亦罷某問當時諸公薦之何故曰亦能文

章大抵以此取人不考義理無以知其人多為所誤如

蘇子由用揚畏畏為政向上三人蘇終不遷畏曰蘇公

不足與矣乃反攻之李可

或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
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

胡邦衡尚號為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其解得
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
荅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
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
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
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
有以入之也揚

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亦
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方子

呂家之學大率在於儒禪之間習典故居仁遂去學作詩
亦不說於趙丞相後於秦檜所為亦有輔之者籍溪云
嘗代一表云仰日月於九天之上下一句甚卑可憐之
詞居仁為之也後虜中此文亦有人傳之揚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
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
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
亦可以養士大夫庶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
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
年一切了今年年日日理會官負磨勘揚

呂居仁不甚惡賊汙深惡多才刻薄者此自回避黨人故

有此論出來然大害名教豈不使得子孫取受如論固
窮守節處甚佳揚

呂舍人好言忍恥之類此意不佳揚因及劉道原不受溫
公惠曰如此做得人也靈利揚

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
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太聖便是大愚

因說呂居仁作汪民表墓誌不好曰作龜山底左不好故
文定全不用盡做過了振

呂居仁家往往自擡舉他人家便是聖賢其家法固好然
專恃此以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總見長上便
須尊敬以求教見年齒總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人傑

因曰此乃取其家法而欲施之於他人也傑

汪聖錫不直潘子賤直前事云無緣聽得殿上語向直卿
云吾當時之言尹和靖某事又為朱子發理會卹與乎
賤當時為呂居仁所賣德明

張無垢說得一般道理一切險而動振

張無垢氣魄汪端明全無此子氣魄無垢論語說得甚數
暢橫說豎說居之不疑

永嘉前輩覺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諸人無意思陳少南某
向維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此踈却無而今許
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踈到在講筵議論實有正直
氣象曰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孫賀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处然疎又為之甚輕易秦
檜居温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毋以子
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
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
梓宮亦居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訃聞太母還
秦檜善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
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
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眾禮官聚都堂
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吳出
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揚
因論李德遠黃世永為湯進之所買云他亦是不曾見前

輩前輩皆不如此湯見人時一面顏色言語皆買人之
物史直翁亦然然却較好史雖主和然亦有去交結得
一人為應者然詐他皆過分數了成使彼足以抗虜此
中亦何以處之其策甚非也揚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丞
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振

陳福公自在只如一無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振
史老雖如此然嘗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如陳應
求方寸平正遠過龔實之然龔又却好事每到處便收
拾得此人才劉樞不好士人先亦讀書長編從頭批抹
過近得書云尚要諸經史從頭為看一遍顧老病恐不

能揚

因論張戒定夫其初名節好後來亦以書與諸公論當時其不是全不主和議但謂和時要如何後來多有如其之料其意欲進甚銳太上終是嫌破和議底人秦檜死亟下詔守和議不変用沈該萬俟卨陳誠之輩故張戒自秦檜死後數年終不用而張自躁如此蓋是學無本原故耳張學老子之類揚

張定夫居建昌享高壽有文集曰正平集自言初學孔子之道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願學焉又喜管子其議多尚法制立朝亦可觀人傑錄與先吏部厚善當時朝士皆敬之雖有素喜陵人者亦不敢慢嘗對高宗云陛下有仁宗之儉慈而乏堯祖之英略

高宗以為說得好又嘗言過江以來非李伯紀趙元鎮張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謂若海曰令祖全節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為屈至於通判公又為張趙所知持論凜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為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許訕笑先生曰某嘗謂得他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為是心實非之存在胷中不知不覺做出怪事者該尤可畏

按胡泳云內翰本公之後○若海

鄧名世吏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郎與

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攷證文字甚多攷證姓
氏一部甚詳紹興府有印板謂左丘姓人有牌榜在賣
卦左氏只是姓左先生云楚左史倚相世為史官恐其
後也鄧著作後為秦檜以傳出秘書文字罪之禡官勒

停揚

熊叔雅名彥詩王時雍婿也金人入寇京城不守時雍盡
搜取婦女於虜人人號時雍為虜人外公當秦檜時叔
雅知永州魏公時安置永州秦檜之父曾為玉山知縣
玉山人要為老秦立祠堂求叔雅作記叔雅質之魏公
魏公令勿須作叔雅自後只是言貧這後恐不得差遣
十數日後魏公知其意與之曰前日所謂祠堂記作也

不妨叔雅作之大意言人間公有甚異政曰無異政只
見民父子有親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皆如此好了
子太師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云云立大碑於玉山揚

三山黃明陔登是黃傳正之父

揚錄云張登福道人著錄云張致中父登符周錄云

永福姓其人朴实公介為甚處宰

諸錄云初上任凡邑

人來見者都請

諸錄云士夫但揖不疑只立說語問

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
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

甚云對害乃大声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
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

義理對管錄云人只知以利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

利便自無爭事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
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須近於迂濶然却甚好今
不可多見矣時奉 揚錄云一揖而退此亦可書其

挑符云奉勸邑人依本分莫將閑事到公庭言雖質意亦好
揚錄云其人為政簡易無係累後坐化死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
否傑人

王龜齡學也簾疎只是池天資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
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孫賀

王詹事守臬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
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担心今日黃

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其為
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
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淚至今泉
人猶懷之如父母時

汪端明學亦平正然疎文亦平正不好小蹊曲徑福建政
事鎮靜與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見事亦快揚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果老門禪憐焦之
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果果舉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焦名援字公略南京人清修苦節之士○閑祖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

成行尊為世名卿海若

汪季路甚子細但為人性太寬理會事不能得了孫

祝懷汝昭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衢守施无之謂

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汗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

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

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衢探其事往來月餘

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授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

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

如此楊

主上一日嘉鄭自明直言遂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後之

好直言今何在左右以死對問有子弟否無人為陳

遂贈直秘閣宣教郎楊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

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

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

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個

論林艾軒作文解經曰林成季并伯為艾軒作墓銘諱艾

軒著書但云幸學講中庸九經及某篇是艾軒所著此

是有形諱不得底嘗見九經口義先說一段冒子金與

所講不干涉其說是言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人看時都理會不得某

却曾見他口說來乃是說道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

底事惟天有之惟堯則之下面又說箇巍巍乎者言此
大事只是天與堯有之舜禹都不與此蓋是取奉堯堯
不知却推倒舜禹又云在興化南寺見艾軒言曾點言
志一段歸自釋音作饋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某云如
何見得艾軒云曾點不是要與冠者童子真箇去浴沂
風雩只是見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裏澡浴底
也有在那裏乘涼底也有在那裏饋餉饁南畝底曾點
見得這意思此謂物各付物艾軒甚秘其說密言於先
生也

德輔

王說習之性直好人與林艾軒輩行上即位即召見論不
可講和上一日謂宰臣曰前日上殿有箇生得貌寢是

言此忘了甚底官人議論亦好遂除官龔實之筵至習
之以不講和奉上意先生謂習之直不是奉上龔實之
多讀書知前輩大體頗識義理又有才做得去亦有文
小官時甚好為正言時攻曾龍後來心術一偏至於如
此可惜可惜反不為陳應求全不如他却較好揚
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為執政
時曾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如何
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
初不聞有甚執奏劉樞深恠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
丞相然有力中出文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了而
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

孫賀

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六
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
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國
其意只以入樞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笑故放過
此一看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日常將理義夾持个身
心庶幾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誰得不變如
其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湏不要官爵方做得曰
固是若是不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
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兵刃之間然
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
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思以似虎至道因問武后事狄

梁公維復正中宗然大恙終不明做得似弱矣曰當此
時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
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
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倒後來
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
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
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
不得呂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布置諸呂於諸
軍平勃之成功也適直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
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
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

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
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
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孫賀

耿京起義兵為天平軍節度使有張安國者亦起兵與京
為西軍辛幼安時在京幕下為記室方銜命來此致歸
朝之義則京已為安國所殺幼安後歸挾安國馬上還

朝以正典刑儒用

辛幼安亦是箇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
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
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廢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傑人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

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它畧不警
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廢此人
作帥亦有勝它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蓄

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
民他這理會兵時下便要驅以塞海其勢可畏植

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士以嚴
恭甫再為潭帥律已愈謹御史愈嚴某謂如此方是夫道

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
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
韓元龍來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孫

振云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
為忠肅意不樂也夫首

劉賓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問是男即命與
其弟直閣為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
呂氏入門未几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為嫁具
呂即送與之平秋云

某曾訪謝昌國問良齋安在謝指廳事云即此便是其廳亦敞

陋○

金安節為人好振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
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

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
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
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
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柱下之
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太純之道
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
為也祖問

孫逢吉從之煞好初除

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諱

忌如正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合着
說底話只如今人那箇口道是那箇不多去回避

孫賀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余
古失於許然使其言見聽不無所補李琪則所謂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要知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二子却所
謂是中之不中節者道

耿直之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說用考課之法應
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考自發薦章如考課在上而
挾貴援者即降次等今在鎮江亦然否曰僻在山林不
知其詳但聞私謁不行日向衆耿有一書說用之則
行舍之則歲後周曰此義尚如何說曰也只是前來說
若如耿說却是聖人學得些骨董要把來使金不自心
中流出從周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廉

清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取其君至
於市學者若橫此心在胸中却是志於行莫不可曰
非是私脩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從徒
羊公路作南劔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
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方

王宣子說其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入
皆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而
黃彥節是也其見如此之爭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揚

近年有洪邦直為宰以贓被訟求救於伯圭伯圭薦之其
林其林薦之上召見賜錢以為此人甚廉而賢除監察

御史振

先生聞黃文叔之死頗傷之云觀其文字議論是一箇白
直響快底人想是懊悶死了言不行諫不聽要去又不
得去也是悶人因言蜀中今年煞死了係名色人如胡
子遠吳拱都是有氣骨底人吳是得力邊將賀孫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

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個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其將入蜀蜀中亦無事
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汝淮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日出
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
有小事請乞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

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之而不
其所求這如何做賀孫

趙子直政事都瑣碎看見都悶人曾向擇之云朱文想得
不喜其政事可知是不喜賀孫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其多疑魯可幾
曰只是見不破爾道去

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
精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拆散了不見
其全意矣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
不知何以見先帝人傑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顰蹙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
紘不知會識他否曰舊亦識知此人頗記得文字甯陽
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狼狽某曰丞相前日之事
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
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
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
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為奇特口也不必如此但
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它却不合不肯出所以
可疑若說教他不_做便出亦無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
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向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後
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生

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
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
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
是自来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
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
看來亦只是文具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
本是鬪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
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受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
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
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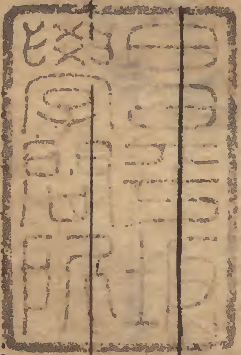
不長進又如何其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此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抗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欲拾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擡獎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般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

下有此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着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廣錄云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問人昔老南去參慈明時已有入隨他了它欲入慈明室數次欲揭簾入去又休未後乃云有疑不決終非大

夫夫遂其室其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
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
問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抹其本心之陷溺所
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
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
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若
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抹拔得他那利欲底窠
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
曰恁地工夫也只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
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
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

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
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備

彪居正德美記得無限史記只是不肯說只要說一般無
巴鼻底道理在南嶽說溫故而知新不是今人所說之
故新故者性也新者心也溫性而知心故可以為人師
其說道理如此然口曉曉不肯已璘



其始也野也

始條姑清封也條者心也處封可也心文下

也鼻列也野也南燧宿處姑而條不矣今入條姑之

與吾五辭美晴辨無別支晴以長不肯姑又要姑一與無

總盡了伯心晴無辭條姑事不矣

豈對燕而今委下野存也原如心羊姝姑惟知文晴條

